

端午时节，草木含香。本期副刊推出三篇散文，以寻常风物写人间深情，于细微处见文化根脉。

《杏儿黄》写杏黄艾青的乡野图景，八十岁老父与七十七岁二叔“各说各的”却“说得热闹”，耳背之人的通话里，藏着手足相视的牵挂；母亲推车卖杏，“褶皱里都泛着健康又兴奋的光泽”，劳动之美跃然纸上。《草木含香》由割草机的轰鸣牵出冬日枯草之香，“有些东西需要经过咀嚼，才能真正知道它的味道”——于咀嚼中品味时光，是散文最朴素的智慧。《小愿景》以街市三遇粽子起笔，从“五月当五”的简淡记忆，写到“返璞归真”的节日情怀，甜粽子里裹着的是岁月静好的人生祈愿。

三篇文字，皆从日常烟火中提炼诗意。杏子、枯草、粽子、艾草，看似寻常草木，实则承载着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、对节俗的敬重、对亲情的守护。作者们不约而同地写到“老”与“传”：老人老去，老传统却“越洗越亮”；孩子年幼，却在采艾、包粽、闻香中，接过文化的接力棒。

草木有香，人间有情。愿这一缕端午的清香，穿越岁月，代代芬芳。

周末，本来是想要多睡一会儿，补充一周以来欠下的觉，但总会有事与愿违的时候。大清早，就听到窗外有割草机在打草的声音，单调而又吵闹，像是一时不会停歇的样子。索性就起来了。看看窗外阳光明媚，洗了洗，准备出门，想到附近的公园去逛一逛，也好。下楼，看见在楼下打草的工人还在，他手上的机器仍在吱吱地叫个不停，那些草在割草机不停旋转的刀片下，被打得粉碎，扬起阵阵草屑。这些草从春天初萌时的嫩绿，到夏天的绿意深浓，到秋末的渐渐枯黄，最终被人无情地用机器割去，仿佛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可是在草的一荣一枯里，我却无法喜欢轰鸣的机器的介入，它生生割断了衰草残阳的冬景，让草的一荣一枯不再完整。所幸，那些纷飞的草屑，在身碎屑飞之际，为我送来了阵阵青草的清香，也让我想起那干枯而又浓郁的草香，是这样的熟悉。

我想起自己上学的时候，冬日午后，常和几个同学一道，背着书包到学校附近一处向阳的缓坡上，将书包往头下一枕，就睡在那一坡草地上。冬天的草干枯焦黄，软软的，在太阳的照耀下，有着淡淡的清香，我常折几茎枯草，放在嘴里嚼着，觉得这样和同学闲聊，样子更洒脱，或是更有趣一点。那些枯草在口腔里嚼动时，味道微甜，带着干爽的气味，有种温暖的感觉。从春天到秋天，我一直没有刻意去想一株青草是否有着自己的香味，只有在冬天，躺在草地上，嚼着一茎枯草，感受草地温暖的同时，才会嚼出枯草的清香。有些东西是需要经过咀嚼，你才能真切地知道它的味道，如那些逝去的时光，如那一茎枯草。

不仅枯草如此，很多草木都是有着它们特有的香味的。“草木含香”，是那天早上，路过那片草屑飞扬的草地

草木含香

◎章铜胜

时，我突然想起的几个字，这几个字含着些许暖意、些微暖意。草木含香。是的，草木都是有着自己的香味的。

端午时节，艾草和菖蒲的香味是浓烈的，这种浓香总是被人记挂着，到了端午日，它们会被人悬挂在门楣之上，以驱邪祈福，草木之香在人们美好的愿望里，是有灵气的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是分不清菖蒲和香蒲的，我混淆了这两种植物的区别，它们同样有着浓烈的香气，同样生于故乡那些蜿蜒的水边，其实很多植物的香味是相近或是相似的，想要区分是有困难的。有时候，喜欢含香的草木，理由应该更简单些，又何必分得那样清楚呢，我就是这样一个感性总是超越理性的人，有时候，有些想法竟带着几分不可理喻的固执，比如对草木含香的热爱。

香樟的香味，在春天最浓烈。那些新萌的嫩叶挤落了将枯的老叶，或者说那些老叶为新叶的萌生在枝上静守了一个冬天，后一种说法，似乎更温情一些。香樟生新叶，开碎小的花，都不张扬，却有着点点惹人淡香。香樟叶落，常被人扫拢来，在黄昏时点燃，那样浓烈的香气氤氲，在春天，是淡蓝的轻愁。喜欢香樟的温情，哪怕这份温情里蕴含着点点的轻愁。

开花的草木，是有香味的，或浓或淡。无花的草木，也是暗香盈盈的。草木含香，是可爱的。如时光，如在时光中漫步的人，他们也是在孕育着人生之香的。

杏儿黄了，端午近了，艾草的香气在温热的空气里飘来飘去，爸妈便开始忙碌起来。

院外排排站的六棵杏树，柔韧的枝条上缀满累累的杏子，它们霸道地把碧绿的叶子挤开，挺着圆滚滚的小肚子，由青变成淡黄，又慢慢变成深黄，日晒充足的一面还会染了斑斑红晕，让人瞅一眼就会忍不住口舌生津，甚至垂涎欲滴。这时，父亲开始给亲戚朋友打电话：“杏儿熟了，有空来摘吧。”于是，人们笑嘻嘻地拎着礼物来摘杏儿，爸爸不好意思地跟来摘杏的亲朋说：“你们来这买东西花的钱，在市场能买多少杏？”亲朋由衷地笑：“那不一样，摘的杏比买的好吃，更有钱买不来的欢喜。”于是，杏树下传出的阵阵笑声，把等在枝头偷杏吃的鸟吓得飞出老远。吃到熟透的杏子的赞叹连连，吃到酸杏子的龇牙咧嘴，看得别人一边嘴里跟着流口水，一边笑对方运气好。

爸爸还会让出租车给老家的人捎一些回去，提前付了运费，交代好给谁家谁家。尤其是老家瘫痪在床多年的二叔，他说爸爸杏树上的杏好吃，爸爸香椿树上的香椿好吃，甚至爸爸给他捎去的芝麻糖都比他那边的超市里卖得好

我在街上，看到一个女孩子提着一摞长方形的墨绿盒子，配着复古黄的腰封，上面印着一个苍劲有力的“粽”字。女孩子被粽子压得向右侧倾斜着，很沉的样子，但一脸甜蜜。

我走进地铁站，刚下电梯，就看见前面一位男子提着一个颇为精美的盒子，黄绿的盒身，橙红的盒盖，造型方正，棱角分明，很有古意，让人联想起《红楼梦》里的八宝攒盒。待男子一转身，我看到盒身上的三个字：“粽之味”。

在换乘地铁的大厅里，人来人往中，我一眼看见一个女孩子提着大红盒子，十分喜庆。我紧走几步，看清了红盒子上也写着“粽子”二字。

立时，一股甜蜜的粽香贯通了记忆与现实、味觉与心情，让人很想吃一个甜甜的粽子，拥抱这个即将到来的传统节日——端午节。

来自南方的同事说，端午节在他们那里既隆重又富有仪式感，家家都包粽子，而且像春节一样热闹，大家借此联络感情。记忆中，我们那里的端午节有些简淡，也不叫端午，我们称之为“五月当五”。老一辈的人喜欢在门前

挂艾草，给小孩子缝香包。这对孩子来说，便很有节日气氛了。我们那里主要以面食为主，不兴包粽子，我们包糖包，里面放些红糖，很甜。麦收在即，大人的心思都在麦收上，节日也就这样过去了。日子渐渐充裕后，到了“五月当五”，大人们常常会到集市上买些肉菜，做一桌丰盛的菜肴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菜、喝酒、聊天。这时候，大人的心情总是很好，小孩子更开心。

粽子虽不是儿时的记忆，我却很喜欢吃。逛街的时候，看见有人推着车卖冒着热气的粽子，总喜欢买一个，剥开包裹着的粽叶，香气扑鼻。卖粽子的人热情，笑盈盈地往粽子上洒白糖。糯米的甜香，粽叶的清香，白糖的甜蜜，普通的食材，搭配起来，却形成了美妙的味道。我每次吃起来心情会莫名愉悦，感觉很幸福。

成家之后，作为一个家庭主妇，在端午节，我为家人包了两回粽子。选糯米，买粽叶，看包粽子的视频讲解，向有经验的人请教。包粽子比包糖包复杂多了，是个技术活，需要很好的耐心。粽子里面也是个大世界，五花八门，像月饼一样，里面可以裹进各种食

材，做出各种口味。我包的粽子是最简单最普遍最传统的一种，里面就放了一颗枣。但对我来说，这种最原始的粽子才不失本味。

而今，在北方的一个黄昏，不到一个小时的光景，我遇见了三回提粽子的人，应该说是三份心意。那些人提着包装精美的粽子，也许是要孝敬父母，也许是送给亲戚朋友，趁着节日，表达关切之情。传统节日越来越受重视，除了物质生活日渐充裕外，人在繁重的工作与生活压力下，其实想寻找一些本真的情味，也就是返璞归真。生存的压力之下，要有一些弹性的东西安抚躁动的情绪。经过岁月淘洗的老传统越洗越亮，浓缩成今人的一种敬重与敬畏之心。正如粽子的味道，世人以各种形式表达内心的那份庄重感，在粽子里裹上山珍海味，不过万变不离其宗，说起粽子的时候，味觉的第一反应定是那股甜香。多少人世风景，多少岁月沧桑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愿景：岁月静好，日子甜蜜。

杏儿黄

◎李霞

小愿景

◎琦珏

